

“物资储备管理技术研究” 特约专栏文章之二

DOI: 10.16210/j.cnki.1007-7561.2025.02.002

王昕灵, 徐高鹏, 赵子明, 等. 物资储备参与市场调节机制探析[J]. 粮油食品科技, 2025, 33(2): 6-13.

WANG X L, XU G P, ZHAO Z M, et al.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material reserves participating in market regulation[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ereals, Oils and Foods, 2025, 33(2): 6-13.

物资储备参与市场调节机制探析

王昕灵¹, 徐高鹏²✉, 赵子明¹, 张涛¹, 赖伟玲¹, 王瑾¹, 周园园¹(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战略物资储备管理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37;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北京 100037)

摘要:“调节储备”是国家储备“吞吐调节”保证供应、稳定价格的灵活库存,也是创新国家储备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制度安排,既包括实体的储备物资,也涵盖抽象的运行机制。本文结合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立足历史数据变化、现实案例成效、调节储备实践等,初步厘清粮食、能源、矿产品原材料等重要初级产品在稳定宏观经济、应对外部冲击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根据国家储备的综合储备实力、储备管理体系和市场调节先例,论证了现阶段建立调节储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于设定合理预期的调节目标、明确调节储备的责任主体、分类施策的调节行为等三个层面,提出国家储备参与市场调节的总体考虑。从解决调节储备品种选择、调节时间窗口确定、建立健全运行制度、探索建立运行平台等核心问题着手,对建设调节储备的关键环节提出具体建议。通过“一储两态,动静结合”的机制构建,确保国家安全必须的静态常规储备需要,合理释放动态调节储备参与宏观调控的内在潜力。

关键词: 物资储备; 国家储备; 市场调节; 调节储备; 储备体系**中图分类号:** F322; T-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561(2025)02-0006-08**网络首发时间:** 2025-02-21 10:20:07**网络首发地址:** <https://link.cnki.net/urlid/11.3863.TS.20250220.1859.006>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Material Reserves Participating in Market Regulation

WANG Xin-ling¹, XU Gao-peng²✉, ZHAO Zi-ming¹, ZHANG Tao¹,
LAI Wei-ling¹, WANG Jin¹, ZHOU Yuan-yuan¹

(1. Strategic Material Reserve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cademy of National Food and Strategic Reserve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37, China; 2. National Food and Strategic Reserve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he “regulate reserve”, is a flexible inventory of the national reserves that ensures supply and**收稿日期:** 2024-12-25; **修回日期:** 2025-01-16; **录用日期:** 2025-01-17**基金项目:**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于经济可行性分析的物资储备体系研究”(ZX244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软科学课题项目“战略物资储备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研究”(GLRKX2024033)**Supported by:**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of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s “Research of Strategic Reserve System based on Economic Feasibility Analysis”(No. ZX2440); National Food and strategic Reserves Administration Soft Science Projects “Research of Strategic Reserves’ Participation i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Mechanisms”(No. GLRKX2024033)**第一作者:** 王昕灵, 女, 1992年出生,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物资储备经济学, E-mail: wxl@ags.ac.cn**通信作者:** 徐高鹏, 男, 1967年出生, 硕士, 正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物资储备管理, E-mail: xgp@ags.ac.cn

本专栏背景介绍详见 PC14-16。

stabilizes price through “throughput regulation”, and serves as a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innovat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national reserve, which includes both physical reserve materials and abstract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is paper, combin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croeconomics, is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changes, real case effectiveness, and regulating reserve practice. It provides a preliminary clarification of the key roles that food, energy, minerals, raw materials and other important primary products in stabilizing the macroeconomy, and responding to external shock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eserve strength of the national reserve, reserv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rket regulation prece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regulation reserve at this stage.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setting a reasonably expected regulation target,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egulating reserves, and classifying the regulation behavior, The paper proposes th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national reserves’ s participation in market regula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offers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the key aspects of regulate reserves construction, addressing core problems such as selecting the varieties of regulation reserves, determining the regulation time window, establishing sound operation systems, and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operation platform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one reserve two states, and a combination of dynamic and static”, the reserve ensures the preservation of static and conventional reserves necessary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asonably releases the inherent potential of the dynamic regulation reserves in market regulation.

Key words: material reserves; national reserves; market regulation; regulate reserves; reserves system

国家储备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三大功能。国家储备制度自 1953 年建立以来，储备基础和整体实力持续增强，物资品种、规模、结构不断优化，体制机制逐步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府储备管理体系，在服务国防、经济建设和应对急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同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储备体系，2021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指出“完善政府战略储备市场调节机制”，在巩固战略保障和应对急需功能外，对国家储备参与宏观经济运行提出了明确要求。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化改革部署，提出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加强储备参与宏观经济运行调控机制研究，适时推动建立与国家实力相应、及时灵活有效、政策取向一致、先导作用突出的“调节储备”势在必行^[2]。

1 建立调节储备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1 建立调节储备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内在要求

国家储备的主要品类为初级产品，包括粮食、棉花、天然橡胶等农产品，能源和金属矿产品等，

初级产品供应链保障安全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也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定海神针”^[3]。“粮食、能源、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事关民生福祉、工农业生产、宏观经济大盘，价格稳则民心稳、市场有序、经济平稳。”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必然向部分相关产业传导，影响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风险大幅提升。

粮食、棉花、天然橡胶等农产品的价格不仅与民生相关，作为基础工业原料，直接影响其他商品的定价。以粮食为例，价格暴涨会引发“米贵伤民”，暴跌则导致“谷贱伤农”^[4]，并通过下游食品产业杠杆作用，传导给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5]。从实践来看，我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已多次经历农产品价格周期性震荡冲击给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2022 年，受俄乌战争影响，国际粮价持续高位，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为 143.7 点，涨幅 14.3%，为 1990 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期国内粮食价格上涨 2.8%，CPI 比上年上涨 2.0%（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家统计局）。

能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价格波动会直

接影响企业端生产成本和消费端购买力^[6], 暴涨可能导致工业成本激增, 引发“能源危机”, 暴跌则易发生国外低价能源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冲击, 阻碍能源转型速度。2008年、2021年, 全球能源价格暴涨, 叠加气候变化影响, 欧洲、亚洲等电价飙升引发电力、热力等二次能源危机, 与2020年相比, 2021年主要发达国家批发电力市场的价格指数几近翻倍(数据来源: 国际能源署), 部分地区陷入“能源贫困”。世界经济近百年发展, 充分证明能源危机足以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金属等矿产品是支撑我国庞大工业体系的物质基础^[7]。铁矿石、大宗有色金属和大多数稀贵金属, 我国对外依存度高、定价权薄弱, 易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扰动^[8], 价格暴涨和暴跌会导致国内相关产业出现“断链”风险或产能过剩。金属矿产品作为工业原材料与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 PPI)高度关联, 原材料价格上涨向下游消费端传导导致通胀, 或压缩生产企业利润导致经济下行风险。近20年, 铁矿石几轮价格上涨, 对我国制造业的深度影响已印证上述观点。2024年5月, 受国际大宗有色金属价格大涨影响, PPI环比上涨0.2%, 其中我国优势产业冶炼和压延环节上涨3.9%(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初级产品产业链供应链的可靠稳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市场自发调节难以保障其安全。一旦部分初级产品供给出现明显缺口, 相关产业“市场失衡”风险大幅提升, 局部风险累积, 极易演变为经济总量失衡。政府一般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量工具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 防止经济总量失衡。但各种原因导致的经济总量失衡想要恢复到相对均衡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总量工具调节初级产品“市场失衡”的有效性不强、时效性不足。引入结构性调节工具, 创新国家储备“吞吐调节”方式, 建立“调节储备”, 通过特定品类、关键时点的收储投放, 快速调节供需缺口,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进而改变微观主体消费和投资行为, 既可先行施策, 在初始阶段有效应对局部市场供需失衡, 熨平价格剧烈波动, 也可综合实施, 配合总量工具调控宏观经济总体运行。

1.2 调节储备是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影响我国粮食、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安全供给的不确定性更加复杂^[9], 更需要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 应对日益复杂频发的输入型外部风险, 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防止国际市场波动冲抵国内政策调节效果。

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 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受地区冲突、气候冲击、新冠疫情和大规模公共债务等影响, 全球范围内多重粮食危机正在逼近^[10]。国际粮价波动持续冲击, 国内粮价上扬、进口成本高企、进口渠道不畅、种植成本走高、养殖利润下降等表现显著。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源需求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我国自2018年起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保持在40%左右, 石油对外依存度在70%左右, 因此, 我国能源外采率高, 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大。近年来, 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 运输通道、竞争格局和能源结构转型影响, 短期内绿色能源无法取代传统油气消费, 能源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价格频繁波动使我国国内市场保价稳供面临较大挑战。

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形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 主要矿产民族保护主义盛行, 供应链社团化趋势日益增强^[11]。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纷纷制定、出台关键性矿产资源目录, 美国更是组织盟友对我国进行围追堵截, 从限制出口、技术标准等多个角度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原材料稳定供给, 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加剧, 部分价格呈现暴涨暴跌态势, 突发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增强。

随着国民经济运行发展, 与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比, 部分重要产业链供应链波动引起的局部震荡概率更大。在国家储备体系中, 探索建立新的调节储备政策工具, 在初级产品相关产业链条出现结构性失衡时, 作为宏观经济调

节的“排头兵”，充分发挥“稳定器”作用，迅速针对关键产品开展定向调节，防止向总量失衡蔓延，是有别于其他政策工具的独特优势，也是未来储备充分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出路。

1.3 建立调节储备在现有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不断增长，市场经济结构日趋复杂，要素资源流通活跃，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日益增加，市场失衡风险大幅上涨，调控难度随之增加。同时，基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实力、储备规模、储备体系等基本情况，建立“调节储备”积极应对市场风险、防止市场剧烈波动的时机已然成熟。

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储备家底持续充实。我国经济发展保持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经济总量规模巨大；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潜在需求动能强大。国家储备已涵盖4大类、20多个品类，其中战略性矿产品和关键原材料几乎均为中央政府储备，储备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权责清晰，具备从部分品类中拿出适当规模作为“调节储备”的条件。

另一方面，储备体系不断完善，管理新格局基本形成。2018年机构改革后，中央层面从顶层设计出发，牵头抓总统筹协调，构建了统一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指导推动储备体系不断完善，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为原则，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实物储备和产能储备、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相结合的储备机制，为创新储备市场调节机制，更好发挥宏观市场调节作用提供了体系保障。

同时，储备调节市场的实践不断推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减弱内部需求不足。在国内铝锌等金属价格震荡下行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双重压力下，国家调整宏观调控总体基调，提出“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汽车、船舶、石化、有色金属等产业位列其中。国家储备配合

国家发展战略，收储了天然橡胶和铝、锌等金属矿产品，对完成宏观调控要求、缓解出口企业困境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并向国内传导，铜铝锌等产品价格持续走高，下游企业开工率不足60%。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部署，国家储备宣布分四批次投放铜铝锌，有效缓解加工企业因原材料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释放保供稳价的积极信号，遏制价格上涨趋势，起到了提振信心、引导预期的关键作用。储备参与宏观经济市场调节已有一定的经验，但受前期主动谋划不够充分、投放数量规模有限等原因限制，调节市场的效果和效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总体来看，国家储备已具备建立参与宏观经济运行调节机制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支撑，适时推动建立与国家实力相应、及时灵活有效、政策取向一致、先导作用突出的“调节储备”正当其时。

2 调节储备参与市场调节的总体考虑

国家储备具有市场调节功能，在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考虑经济性，围绕宏观调控需求和储备功能发挥，重点厘清调节储备“调什么”“谁来调”“怎么调”等问题，相应设立合理目标，明确责任主体，选取实施方式。

2.1 “调什么”：预期目标应适度合理

储备参与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设定应始终坚持适度合理原则，充分研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阶段性形势，评估可能出现的风险，立足储备本质属性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遵循国家宏观调控的总基调，确保政策目标一致性。预期调控目标的设定应充分考虑储备物资品种、规模、结构等因素，结合职能落实，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规则，引导市场预期，高效迅速熨平波动，助力市场恢复自我调节，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2.2 “谁来调”：责任主体应权责清晰

基于国家储备的本质属性和调节市场的功能定位，储备参与宏观经济运行市场调节的行为主体应是中央政府。储备是财政资金的实物形态，基于政府职责履行和发挥储备功能的要求，中央

政府立足政策目标和面临形势，综合研判市场走势、供需形势、产业发展需求等，制定决策指令、调控计划和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参与实施主体多元化，中央企业、地方政府在确有必要时，均应积极配合中央政府，主动参与调节，负责具体执行。地方政府是地方国有企业的主要出资人，重要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是核心“链主”，也是国家储备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直接受益人，在享有国家政策优惠的同时，应履行职能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参与市场调节理应有所作为。鼓励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根据生产能力、订单需求等实际情况，通过市场交易积极参与调节储备流通。在平稳运行期可将一定比例物资转为调节储备，减缓企业资金和库存占用压力；风险高发期也可优先补充原材料供应，进而实现更大范围和规模的社会库存总量调节。同时，也应建立配套的制度法规，对于参与主体的责任进行更加明确的约束。

2.3 “怎么调”：调节方式应精准高效

调节储备“怎么调”必须解决“市场体量大、储备规模小”的核心矛盾，探讨如何让调节储备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受资源稀缺性、市场有效性和储备功能性制约，“调节储备”的作用范围有限，作用路径也有其特殊性，既可使用“投放收储直接改变实物供求关系”方式，也可配合“信息公开引导市场预期”，需要注意的是，单独使用信息公开制度不视为储备参与市场调节。通过两种路径组合，调动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等多主体参与，选取关键时间节点，以储备和适当方式引导市场主体一致行动，达到预期调控效果。

调节储备的建立遵循“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的宗旨。在跨周期政策设计层面，需要考虑何时建立调节储备。当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低迷时，市场上往往供过于求，可择机适当建储；当初级产品价格高位震荡时，市场上往往供不应求，可选择适量投放。以价格周期为基准、供需情况为依据，明确调节储备运行体

系构建基本原则。

在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层面，需要以经济周期和波动情况作为实施路径的选择依据。第一，当国家宏观调控总体基调转变或供需基本面出现波动时，可采用库存总量调节形式。库存总量调节是调节社会总供需的手段之一，围绕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要求，通过储备库存总量调节引导社会库存总量趋于合理。在具体应用时，以信息公开引导市场合理预期路径为主，引导企业和消费者决策，依靠市场自身恢复价格平稳；以投放、收储等直接改变实物供求关系为辅，适当增减市场流通规模。同时，可与财政、货币等其他政策工具协同，确保宏观政策目标一致性，扩大调节效果。库存总量调节形式可实现“对内调节储备库存品种规模，对外引导社会库存总量变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提振市场信心、释放积极信号。

第二，当国家宏观调控总体基调保持不变、供需基本面未出现明显波动，但个别产业或产品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风险时，可采用结构性定向调节形式。结构性定向调节是调节部分产品市场供需的有效手段之一，某类物资供需出现异常波动，市场监测结果达到物资阈值区间限制，极易引发“断链”风险，以投放收储直接改变实物供求关系路径为主，以信息公开引导市场合理预期路径为辅，先于政府储备快速反应、精准调节，扑灭“火苗”，应对“市场失灵”，同时缩短物资“大进大出”形成的市场失衡时间，避免市场应激反应。结构性定向调节可有效平抑流动性宽裕及炒作投机等导致的市场异常波动，避免次生、衍生风险，抑制风险范围扩大，引导市场预期。

3 调节储备参与市场调节的主要环节

确有必要的情形下，立足调节储备的总体考虑，为了进一步让调节储备落地实施，还应加强基本框架和制度的顶层设计。储备功能本质是防控风险，市场失衡风险的发生存在不确定性，国家储备参与市场调节要进行风险识别，综合研判该阶段市场运行存在的风险类型，确定赋予储备发挥调节功能防控风险的领域。

3.1 调节储备品种选择

初级产品供给变化与其他产品的价格波动间具有关联性, 受限于储备的品种规模, 应综合考虑调节储备的功能作用路径和运行过程, 先选择代表性强的品种, 再确定规模和价格区间。

国家储备的功能具有多重性, 不同储备的品种规模有限, 不是所有储备物资均适用于宏观调控, 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需要的物资品种不断更迭替换。因此, 建立“调节储备”首先应根据确定的功能筛选储备品种。结合调控目标, 具体考虑以下因素: 产业链条长、与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关联度高; 价格传导作用强, 对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影响大; 需求价格弹性与供给价格弹性差对价格影响显著。同时, 兼顾储备规模、储备功能等, 并根据市场形势动态调整。综合来看, 粮食、冻猪肉、能源、部分矿产等符合上述特征, 且部分已经建立了调节储备制度。

调节储备的规模测算和价格作用机制是其功能作用发挥的前提。适当规模的调节储备收储、投放和合理的定价, 可以在关键时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放大调控效果。调节储备规模上, 应根据调节目标范围, 结合选定品种的产业发展情况(包括产业关联性、产业规模等)、可参与调节的主体数量、产品总量和趋势变化及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求等, 通过历史经验数据和经济学模型预测, 开展调节储备规模测算, 分级设定调节储备规模, 为生产、消费、贸易、流通等提供基础保障。

建立科学有效的品种筛选、规模测算是开展调节储备的首要步骤和关键前提。具体实践中, 在单一品种的下游产业出现结构性失衡时, 可根据触发品种、规模测算精准实施, 优于其他政策快速响应, 阻断向其他产业链条扩散导致对经济总量产生冲击。

3.2 确定调节时间窗口

调节储备能够顺利发挥作用, 需要长期跟踪市场动态, 建立市场监测预警机制, 实时掌握价格和供需波动情况, 甄别市场失衡风险, 加强调控时点研判, 精准把握调节时间窗口。

市场监测预警上, 价格窗口是市场预警的重要环节。密切监控不同品类物资长短期市场价格和供需波动, 通过市场价格、供需情况、行业集中度、消费集中度、进出口变化、产品和技术更新迭代情况等, 通过计量分析和数值模拟, 建立检测预警综合指数, 分析确定相关品类的最高和最低阈值设置警戒线, 划定价格波动合理区间, 并依据年度、季度或月度数据变化, 对区间进行动态调整。根据调控目标和成本费用, 可按照境内、境外期货交易价格和现货市场价格, 采取周期内加权平均的方式设定调节储备交易价格, 充分考虑汇率、税费和资金占用成本, 调整调节储备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杠杆。

调节时点研判上, 从定性、定量两方面着手, 提前制定判定标准和启动窗口期, 抓住机遇。

第一, 确定判定标准。首先, 引入量化指标作为启动调节储备的判定标准。综合考虑市场走势、供需形势等方面变化情况, 建立储备市场调节指标体系, 根据社会平均成本、历史年平均价格、上下游企业开工率、采购经理指数等指标, 观察监测初级产品采购、生产、流通各环节波动变化, 并引入计量模型、数理分析、仿真模拟等方法, 为增加调节储备的时机选取准确性提供参考标准。其次, 加强调节储备的阈值研究, 根据判定标准指标, 建立健全初级产品市场数据监测体系, 密切观测国际市场和行业需求, 逐步建立不同品类物资价格波动阈值、供需平衡阈值, 确定阈值区间。

第二, 预设启动窗口。一是, 以国家宏观调控总体方针为指引, 在宏观调控总框架下, 与其他财政、货币、税收等政策密切配合、形成联动, 设置操作窗口, 放大调控效果、缩短调控周期。二是, 以价格浮动标准为依据, 当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 价格暴涨或暴跌逼近阈值限值时, 快速启动调节储备预案, 将价格稳定在安全范围内, 避免剧烈价格波动并防止影响蔓延对经济总量产生冲击; 三是, 以供需失衡程度为依据, 当市场自发的价格调节机制失灵, 出现极端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时, 调节储备适时参与调控有助于平衡市场供需、引导市场预期。

3.3 健全调节储备运行制度

调节储备的运行机制是整体制度运转的内在机能,运行决策机制和评估会商机制是制度构建的顶层设计,预案管理制度和实施平台是实施运行的重要基础。运行机制的搭建直接关系到调节作用发挥的有效性、及时性、科学性及其可持续性。

运行决策机制。建立决策优化机制有助于及时抓住市场窗口期,防止因审批权限和流程周期影响调节实施效果。转变“事事审批”为“预先审批”。将审批流程和审批时效前置,缩短调节储备预警、决策、实施流程的时间差,审批后即完成“常规储备”至“调节储备”的转化,可随时用于开展市场调节。

预案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预案管理机制,“防患于未然”。制定调节储备预案,预置一定品种规模物资作为调节储备,实施动态管理,研判窗口期。当市场价格、供需偏离合理预期,趋近最低阈值和最高阈值时,对触发预案的品种确定收储或投放的规模、范围和形式,如中央政府储备直接投放中小生产企业、调整某一品类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规模、对实物储备受限的品类触发产能储备等多种形式,配合信息公开制度,维持市场供需稳定。

评估会商机制。因涉储部门多、业务范围广,定期开展评估会商可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成本,提高管理效能。与相关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密切把握国内外市场形势变化和产业发展动态,定期汇总行业、企业、学界信息,对调节储备的品种规模、预警体系和预案内容进行评估调整,调节预案及时报决策部门审核。

3.4 建立运行支撑平台

调节储备的运行尽管可以借助政府行政指令,但是随着交易品种、规模、频次的增加,政府行政资源有限,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借助更加市场化的运行平台载体和配套实施机制。平台运行的重点在于借助市场主体、利用市场规则、尊重市场规律,通过高频公正、高效透明、快速相应的交易撮合形式,支撑调节储备政策落地,实现储备参与市场调节,更好完成调控目标。

建立调节储备交易平台,明确平台的基本功能模块,包括但不限于价格监测、市场预警、交易撮合、收储投放、资金结算、交易监管、信息发布、舆论引导等服务功能。组织形式上,以“政府组织、协会牵头、企业参与、依法监管”的形式,按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建立调节储备平台,与现有其他相关交易平台互联。规则制定上,制定出台调节储备交易办法、交易规则和配套资金管理制度,利用平台撮合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明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和监管保障措施,设置参与平台交易机构的资质要求。交易方式,可采用网络公开竞拍、定向购销、实物置换等形式,鼓励市场主体充分参与调节储备物资的购销,增加储备参与宏观调控的效率和影响。此外,定期发表市场供需变化、产业发展情况等趋势分析和数据指标,为调节储备实施做好前期铺垫。

总而言之,适时建立“调节储备”不是政府单纯实施的初级产品市场采购销售,而是在明确“储什么”“谁来储”“怎么储”的基础上,延伸储备功能链条,由中央政府推动,进一步建设“调什么”“谁来调”“怎么调”的系统性制度安排。通过“一储两态,动静结合”的机制构建,在保有国家安全必备的静态常规储备前提下,合理释放动态调节储备参与宏观调控的内在潜力,实现一套储备物资两种储备形态,在保证适当规模和有效机制支撑下,还可随时实现“动静形态”相互转换。“调节储备”既是统筹安全与发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建设“大国储备”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杨子健,李威.国家物资储备履行应急职能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5(8):51-56.
YANG Z J, LI W. Reflections on the fulfill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function by national material reserves[J].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15(8): 51-56.
- [2] 徐高鹏,王瑾,王昕灵,等.加快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 构建与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储备实力的考量[J].中国粮食经济,2023(11):53-55.
XU G P, WANG J, WANG X L, et al.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ategic and emergency reserve system, and considering for building national reserve strength consistent

- with great power status[J]. *China Grain Economy*, 2023, (11): 53-55.
- [3] 王晓东.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以农产品为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5): 2-19.
WANG X D. Improving the reserve system for important goods by ensuring bot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5): 2-19.
- [4] 程国强, 朱满德. 中国粮食宏观调控的现实状态与政策框架[J]. *改革*, 2013(1): 18-34.
CHENG G Q, ZHU M D. The situation and policy framework of chinese grain macro-control[J]. *Reform*, 2013(1): 18-34.
- [5] 张青. 国家商品储备与宏观经济稳定[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10): 17-20.
ZHANG Q. National commodity reserv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07, (10): 17-20.
- [6] 谷晓燕, 邓香平, 王兴芬. 大宗能源化工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传导与防范研究——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7): 111-115.
GU X Y, DANG X P, WANG X F. Research on price fluctuation risk transmission and prevention of bulk energy and chemical commodities —analysis based on industrial chain perspective[J].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23(7): 111-115.
- [7] 王安建, 袁小晶.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 37(11): 1550-1559.
WANG A J, YAN X J. Security of China's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under background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2, 37(11): 1550-1559.
- [8] 宋明媚, 张海亮, 董洋. 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对中国产业链的传导机制与效应——基于双层复杂网络模型[J]. *资源科学*, 2023, 45(4): 812-826.
SONG M M, ZHANG H L, DONG 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nonferrous metal price fluctuation to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Based on a two-layer complex network model[J]. *Resource Science*, 2023, 45(4): 812-826.
- [9] 颜波. 健全“两个机制”调动“两个积极性”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机制保障[J]. *粮油食品科技*, 2023, 31(5): 1-8.
YAN B. Improving the “Two Mechanisms” and mobilizing the “Two Enthusiasm”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all-round consolidation of food security[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ereals, Oils and Foods*, 2023, 31(5): 1-8.
- [10] 张淑娟, 李腾飞.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现代粮食产业体系构建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 *粮油食品科技*, 2022, 30(4): 35-42.
ZHANG S J, LI T F.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China's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ereals, Oils and Foods*, 2022, 30(4): 35-42.
- [11] 王永中, 万军, 陈震. 能源转型背景下关键矿产博弈与中国供应安全[J]. *国际经济评论*, 2023, (6): 147-176+8.
WANG Y Z, WAN J, CHEN Z. Geopolitical game and China's supply security in critical minerals amid energy restructuring[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3, (6): 147-176+8. ⑧